

食事

寒天食冬笋

□黄种吉

冬月天寒，晨间的山坳里经常漫着轻雾，似一匹素纱笼着连绵的竹海。老家后山林中的毛竹亭亭而立，翠影婆娑，风一吹摇曳生姿，像极了俏生生的姑娘。这个时候上山可以赏竹，也能从中挖到嫩生生的冬笋。

不同于春笋冒尖，一眼便能瞧见，挖出来也不算难事，找冬笋则难得多，它们通常藏在厚厚的黄土下，如果没有经验，任凭你掘地三尺也无法找到一点笋子的踪迹。听家里长辈讲过找冬笋的诀窍，“识竹”是第一步，想要辨别竹子的“年岁”，就得仔细观察竹身的外观和颜色。据说前一年刚长出的新竹，竹身会裹着几层“竹衣”，看起来宛若婴孩穿着的厚袄。这些“竹衣”看起来粉嫩，表面还覆着一层白霜似的“竹粉”。我记得《验方新编》中有相关的介绍，说将新竹上的“竹粉”刮下来，拌上山茶油搅拌成膏状，涂抹在皮肤上能治白癜风，是一种实用的民间偏方。

新竹的根基未稳，它的周边定是长不出冬笋的。即使是长到第二年的竹子，“竹衣”仅剩一层，竹身也变得青翠，

在它旁边找到的冬笋仍是寥寥无几。想要寻得冬笋，往往得“锁定”竹叶墨绿且长得枝繁叶茂的老竹子。靠山而居的人都晓得，竹子也分“公母”，第一节竹枝生出分叉的就是“母竹”，一旦发现这种竹子根部的泥土有鼓包凸起，或是土面出现几道裂缝，试着往下刨土，大概率能挖到冬笋。若是碰见“公竹”，则无论往下刨多深的坑，都看不到半点笋的影子。

刚挖出来的冬笋很新鲜，滋味也好，赶紧烹煮方能尝鲜，多放几天，味道和口感都会逊色许多，如果带回家后不急着烹煮，家里长辈便会提醒千万不要剥去“笋衣”，否则笋子转眼间失去水分，质地会变得又干又涩。

泉州人吃冬笋的方式很多，比如围炉煮火锅时，将冬笋切成薄片涮着吃，口感脆嫩爽口。或是将冬笋与猪肉或牛肉一起爆炒，滋味鲜香。不过我最惦念的是姑姑做的炖冬笋，她总是先将冬笋

片放入锅中焯水，同时加一勺盐，去掉笋子自带的涩口酸味。接着往热锅中放一些三层肉，熬出一些金黄的猪油，再将肉片煎至两面焦黄。之后倒入腌制的芥菜干和冬笋片，再撒一些白糖提鲜，搁几个红辣椒增味，还得加水慢炖二十分钟。揭开锅盖的刹那，香气直钻鼻腔，酸菜的酸、猪肉的香和冬笋的鲜交融一起，一锅端上桌，舀几勺拌米饭吃，让人恨不得多个胃，可以再吃两碗饭。冬日里亲朋聚餐小酌一杯，这道炖冬笋还能充当醒酒汤，一碗下肚，暖身又提神。

这冬笋，埋在土里无人问津，就只能默默烂在泥中，辜负了好滋味；一旦被慧眼识得，便能“登堂入室”，成为餐桌上的珍馐。我想不如趁着这冬月晴好，挎上竹篮，循着长辈传授的方法进山去，拨开薄雾，辨老竹，寻鼓包，亲手挖出几颗胖乎乎的冬笋带回家，再学姑姑的手艺炖上一锅，让鲜香味漫满小屋，才算不辜负这冬日里独一份的清鲜。



(CFP 图)

每日佳句

与其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不如更好地成为自己。



晒 冬

□黄潘榕

永春的冬月还不算太冷，不同于寒风凛冽的北方，这里晴天时的阳光总会铺满大地，把古厝的红砖墙、门口的大埕都晒得暖融融的。外婆常说这样的晴日是“老天爷疼人”，必须抓紧时间“晒冬”，才不会浪费好天气。

外婆住的房子顶楼很宽敞，只要听天气预报说明天会出太阳，隔天一大早，她定会踩着楼梯去天台晒被子。“囡仔，醒了就来搭把手！”这天被外婆的声音唤醒，我只得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起身下楼。天台挂的晾衣绳经过多年风吹日晒，依旧结实耐用，可以稳稳承载几床棉被的重量。外婆踮起脚尖，双手抓住被角用力一抖，被子在风里展开，好像一面柔软的帆。见我笨手笨脚地扯着被子一角，外婆笑着轻拍我的手背，一边把被子抻平，一边念叨晒被子的讲究：一会儿说晒被子要抖开，阳光才能“钻”到棉被里；一会儿又提醒要拿夹子把被子夹牢，别让风把被子掀翻了；还说晒到午时得给被子翻面，这样两面都能晒透。

中午的日照足，翻面继续晒的棉被变得愈加蓬松，空气中飘着暖融融的味道。此时的天台好似一个天然暖房，人待在上面舒服又惬意。外婆搬来两把椅子，放在靠近栏杆的地方，那里既可以晒太阳，又能看清屋前的景致。招呼我坐下，她又端来一个白瓷茶壶和两个大茶杯，壶里泡的佛手是亲戚从老家寄来的，热水冲入壶中，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，金黄的茶汤冒着热气，清甜的茶香扑鼻而来，让人一闻就觉得通体舒畅。

坐在椅子上，抬眼可见邻居家的红砖墙在阳光的映照下格外鲜亮，燕尾脊高高翘起，好似展翅高飞的鸟儿。炊烟从古厝的烟囱里升起，在天空中散开后很快又融进澄澈的天光里。巷子里传来几声孩童的嬉闹声，伴着风吹过晾衣绳的轻响，犹如演奏一曲冬日小调。

外婆慢悠悠地品着茶，时而开口讲过去的事情。她说以前在老家，冬日碰上晴天，全村人都会忙着“晒冬”，各家院子里、屋檐下，全支起了架子晾晒被子和衣物。邻居们有时也聚在大埕上“晒冬”，大家互相帮忙拉绳子、递衣被，谁家做了糕点或炸物，也趁着这个时候分着吃。“你妈妈小时候，很喜欢在晒暖的被子上打滚，说像躺在太阳做的棉花糖上。”外婆说起往事总是面带笑意，我听得入迷，不时还要追问细节，缠着她再多讲讲妈妈儿时的趣事。

暖融融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时间一长就感觉昏昏欲睡，我只得回屋打个盹。再醒来时，太阳已经西沉，被子也晒好了，帮外婆把被子收进屋里，凑到鼻尖一闻，满是阳光的味道。见我陶醉的模样，外婆笑着说：“晚上盖着这床被子，肯定能做个好梦。”

夕阳透过楼道的窗户洒进来，留下斑驳的光影，外婆关上天台的门，又唠叨着如果接下来还是好天气，得赶紧把枕头、冬衣都翻出来晒一晒。我笑着答应，心想这或许就是“晒冬”的乐趣，它把寻常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，让人会心生盼头，期待着明日的太阳依旧这般慷慨，可以将日子晒得暖烘烘又亮堂堂。



云雾别称

●风花:指空中散乱的云气。
出自宋·晁补之《祝家墩阻水旦起舟人云天上风花顺矣作一绝》:“明日扬帆应复驶，蒸云散乱作风花。”

●山带:指环绕峰岩的带状云雾。
出自唐·韩翃《送客归江州》:“风吹山带遥知雨，露湿荷裳已报秋。”

●天公絮:指云朵轻盈、飘逸的形态。
出自宋·陶谷《清异录·天文》记载:“云者，山川之气，今秦陇村民称为天公絮。”

●浮岚:指飘动的山林雾气。
出自宋·欧阳修《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》:“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，坐卧常对乎轩窗。”

●连霏:指密集的云气，常用来描绘云雾缭绕的自然景象。
出自唐·李峤《晚秋喜雨》:“聚靄笼仙阙，连霏绕画楼。”

●山巾子:指飘荡在山林间如纱巾般的薄雾。
出自唐·包贺《谐诗逸句》:“雾是山巾子，船为水靸鞋。”

●碧烟:形容云雾如碧玉般清透，古代诗人常用这个词指代山间的晨雾。
出自唐·温庭筠《女冠子·含娇含笑》:“寒玉簪秋水，轻纱卷碧烟。”

回首

路亭

□孙照宇

不久前回老家，闲来无事，我便走出门逛逛。途经通往镇上的小路，忽然瞥见熟悉的路亭中仍设有奉茶处，心里不禁感叹乡亲们还保留着这个传统，着实令人欣喜。

早年间，闽南乡下交通不便，走路是人们出行时最常用的方式。本地人还形容这种方式是“搭11路公交车”，“烧”的是自己身上的汗水，既省钱又能锻炼身体，可谓一举两得。话虽这样，碰上酷暑寒天，顶着烈日或冷风出行，脚下踩着凹凸不平的土路，出门一趟，实属不易。记得父亲有次从东园街赶去泉州城里办事，走了大半天才到，一路上更是不敢随意停下，生怕耽搁时间。

因为这样，路亭才应运而生。它不仅为当时的过路人提供歇脚点，也成为

一些乡贤做善事的地方。那时的路亭大多位于乡村道路的两侧，往往间隔一段路，就能看见一座。靠近村子的路亭常被当做奉茶处，村里人借此为往来的赶路人提供解渴的茶水。听家里长辈说，以前捐建路亭的不少是在南洋打拼的华侨，他们在老家的亲人也会在路亭设奉茶处，延续善举。久而久之，路亭还成了乡里乡亲传递温情的小驿站。

我儿时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跟着阿公去镇上的老街赶集。那时买东西不方便，本地人经常趁着赶集的日子，把家里的农货带去售卖，再顺便添置些生活必需品。阿公每次卖完货，都会掏出一两毛钱，买一块红烧肉或一个肉粽给我改善伙食。有时换的钱不多，他也要买一份猪血汤让我解馋。不过比起美食，我印象更深的是，赶集路上经过的两座路亭。它们一新一旧，其中的“旧路亭”靠近村口，因为离村子只有一小段距离，外出的村民通常只会瞥一眼，就从它前面经过。回来时觉得走累了，才会坐在亭子里，喝杯茶，歇会脚。

我更熟悉的是那座位于半路上的“新路亭”，当年阿公带着我去赶集，来回路过都要在那里小憩片刻。平日不苟言笑的阿公经常一边摇着草帽，一边给我讲各种老故事。当中有华侨漂洋过海的打拼艰辛，也有赶路人在亭中结下情谊的趣事和奉茶人不求回报的义举，还

有村里人口口相传的奇闻轶事。那些故事伴随着夏日蝉鸣、冬日寒风，一点点放进我的童年记忆里。再回想时，我仍会感慨自己能写出有关闽南风情的长篇小说，也是得益于那些在路亭里听过的旧闻逸事。

后来听说村口的那座“旧路亭”要拆了，我还特地赶回去看了一眼，虽然过去很少在那里停留，心中仍觉得不舍。再后来，交通工具变多，出行不需要靠双脚丈量漫漫路途，新公路也通车了，人们进出村子时不常走以前的小路，一些年久失修的路亭便被陆续拆除，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。好在那座藏着我童年记忆的“新路亭”还在，奉茶的竹篮里依旧飘着淡淡的茶香，那些藏在路亭里的旧时光，也化作了抹不去的乡愁，成了像我一样的离乡人想家时总会搜寻的“坐标”。

众生

校园里的紫薇树

□陈 雄

闽南冬天的校园，绿植仍然遍布每一个角落，榕树、香樟树、棕榈树好似不知倦意地舒展着绿意。就连校门口的那棵银杏树，也不舍得丢下最后几片黄叶，

反倒是食堂前的那株老紫薇树，抖落了身上所有的叶子。它静静地立在寒风里，枝桠疏朗，看起来好似一幅淡墨写意画。不止是在校园里，这个季节到临海或临江的公园，见到的紫薇树也不与周遭的绿树争一时的葱茏。它们坦荡荡地立在湿冷的风中，枝条清瘦却风骨凛然，任凭风穿枝而过，也自守着一份清朗与从容。

虽然枝条光秃，少了往日的明艳动人，不少学生去食堂吃饭时，仍喜欢凑近瞧瞧那株老紫薇树，还有学生给它取了个别名叫“丑丑树”。初听这个名字，我有些不解，仔细想想，又觉得挺贴切。每到盛夏时节，这株老树总能盛放如云霞般的漂亮花朵，不少还会迎着骄阳越开越艳，很是耀眼夺目。相比之下，入冬后的紫薇树样子确实变丑了，远远望去犹如一位经历沧桑的老者，只剩下一副嶙峋的骨架。

孩子们不知道的是，这株老紫薇树其实“大有来头”，我也是听学校的老教师提起才知，这树的主干是从高山上移植而来的，“母树”树龄已经有百年。因为生长在峰峦叠嶂之间，那棵“母树”汲取了日月精华，苍劲的枝干长成了不惧风雨的坚韧姿态。谁知栽种在校园内，“远道而来”的紫薇树苗却“水土不服”，枝叶日渐枯黄，连树皮都变得干瘦，全然没了山野里的鲜活劲头。幸好经过扦插养护，这株树苗最终成活了，不仅抽新枝、长绿叶，还一改之前的衰败模样，年年绽放满树繁花，惹得蜂蝶环绕，成了校园一景。

因为紫薇的花语是“好运”，每年高

考临近，高三的学子们常会跑去食堂前

与紫薇树合影。如果没有遇到坏天气或

台风来袭，高考放榜时，这棵老树还会为

师生们送上惊喜，“准时”开出特别密集

又红艳的花朵。因为有美好的象征，学校便将食堂前的区域命名为“紫薇广场”，

去年又在那里增种了几株紫薇树苗。学生们见了打趣说老紫薇树终于有伴儿了，以后合影也不用抢位置，寓意还好上加好。

相比夏天的芳华灼灼，我更偏爱冬日紫薇树的样子，因为此时的它褪尽铅华，枝干如篆籀，恰似杜甫笔下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”的古木风骨。没有红花缀目，枝条交错间尽露筋骨，不见一丝娇柔之态。日光斜照时，树影落在地面，横斜也如笔走龙蛇，简单却有别样的意趣。

就像在书声琅琅的校园，那株老紫薇树以朴素和谦逊的姿态，安稳地守住一隅，平静淡然。它不与春樱争艳，也不与夏荷比洁，只在寒风里静默伫立。任凭学子往来驻足，或是嬉笑取乐，它都无悲无喜，只等待来年春风吹拂，再发新枝。恰似一群默默扎根于校园的师生，于喧嚣中沉下心来积蓄力量，于寒暑里坚守着自己的节奏，不张扬、不浮躁，只在时光里慢慢沉淀，静待属于自己的花期。

接儿子放学的快乐

□任万杰

傍晚时分，我站在人群中等待那个熟悉的小身影。放学铃声终于响起，孩子们如同挣脱束缚的小鸟“飞”出校门，看着儿子穿过人群，欢快地跑向我，感觉一天的疲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接儿子放学，比起现在的从容，他刚上幼儿园的那个月，我总是格外焦虑，每次都要提前半小时守在校门口。彼时的儿子很胆小，放学时还紧紧攥着老师的的手，眼神怯怯地望着人群。只有看见我时，他的眼睛才会瞬间亮起来，随后松开老师的手，迈着小短腿向我跑来，小脸上有时还挂着未干的泪痕，却扬起嘴角，脆生生地喊“爸爸”。等我将他抱起，儿子又会搂紧我的脖子，把头埋进我的颈窝反复磨蹭，那样子就像一只出去冒险的小猫崽，在找到依靠时才敢卸下防备。

回家路上，儿子经常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有时说自己和小朋友分享

了玩具，有时讲老师表扬他吃饭不挑食，语气里满是骄傲。那时的我也真切感受到，幸福是如此简单，不过是等待一个小小的身影，拥抱一份纯粹的依赖，听他奶声奶气地分享一整天的小欢喜。

儿子上小学后，我依旧提前在校门口等他放学，还会找一个显眼的位置，方便他一出校门就能第一时间找到。每次看到我，儿子都立马跟身边的同学道别，然后像过去一样，踩着轻快的脚步朝我飞奔而来。他的脚步比从前稳健了不少，眉眼间也褪去了幼时的怯懦，多了几分小少年的爽朗。

一路上，他说的话题变得更多，有时是说考试成绩进步了，有时提到上体育课时跑步得了第一名，还有时小声嘀咕同桌带了新文具，他也想要。我总是耐心地听着，时不时回应几句，心情也会跟着愉悦起来。话题时而变得沉重一些，比如说上课没答出老师提的问题，

这个总黏着我的小不点，已经变成会心疼人的小男子汉。

校门口接孩子放学的场景每天都在“上演”。有白发苍苍的阿公阿嬷努力探着身子，生怕错过自家孩子的身影。也有像我一样下班后匆匆赶来接孩子的父母，他们的脸上带着未散的疲惫，却在看见孩子的那一刻，眉眼就染上笑意。在这些温情流转的画面里，我渐渐读懂了幸福。它其实就藏在儿子奔向我时的那个拥抱里，也藏在他与我分享趣事时的那份喜悦中，是他遇到烦恼时对我的依赖，是雨天里他那句带着稚气的贴心话。

如今看着奔向我的那个小小身影慢慢高、长壮，从擦着老师衣角的胆小孩，长大会反过来叮嘱我撑伞的少年，我总是感慨万千。心知儿子很快会褪去青涩的模样，到那时，或许他就不再需要父亲每天来接放学了，现在的我更加珍惜这些与他并肩走着、听他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幸福时光。